

肆拾，拾事



國立交通大學
理學院
四十週年專刊



學而優則仕，這條路徑不只是古代讀書人的「指定賽道」，在今日台灣亦為學界鉅子拓展事業第二春的熱門選項。但也有一群「學術狂人」，若擔任行政顯要是「江山」，研究與教學是「美人」，他們肯定直奔美人懷抱。交大理學院的箇中代表人物，無非是在海內外獲頒榮譽無數的中研院院士——李遠鵬，交通大學理學院第十任院長。李遠鵬人如其名，志在更寬廣的科學殿堂，行政工作關不住他的翅膀。然而與他共事的同仁都知道，他的行政能力高超，沒有續任院長不是「不能」，而是「不願」。

李遠鵬雖自承對行政「沒興趣」，卻在院長三年任期做了相當十年的重要工作：設立前瞻跨領域基礎科學中心、理學院學士學位學程班、完成科三館興建構想書及設計、整修科一、科二館、支持新創開放式課程（OCW）、以及透過高強度的國際合作等方式，拉拔理學院迅速壯大。

轉任交大還接院長，清華同仁：跌破眼鏡

回首 14 年前，當李遠鵬要從清大化學系轉往交大任職時，他的同仁對此「搬遷」是相當錯愕。「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，為什麼我從一個那時候比較好的系跑到一個比較差的系。」誠如眾人之惑，客觀來看當年台灣的理學院，交大的理科研究無論是 paper 的發表數目、成就、國際名聲等等，都遠遠落在台大、清大之後。那李遠



——關於 李遠鵬

第十任院長（2005 – 2008）

■ 學歷

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化學博士（1979）

台灣大學化學系學士（1973）

■ 經歷

新世代功能性物質研究中心主任

（2018 – 2019）

前瞻跨領域基礎科學中心主任（2006 – 2017）

交通大學理學院院長（2005 – 2008）

交通大學分子科學所所長（2004 – 2007）

交通大學應化系、分子科學所講座教授
（2004 –）

東京大學講座教授（1997）

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合聘研究員
（1988 –）

清華大學化學系教授（1985 – 2004）

清華大學化學系副教授（1981 – 1985）

美國海洋及大氣總署環境研究所研究員
（1979 – 1981）

鵬為什麼會做此決定呢？他解釋，時任校長張俊彥請了中研院院院士林明璋來到應

因不易吸引日本大牌教授來交大全時工作，院裡先聘用了這些大牌教授的學生，透過他們建立起橋樑，接著再進一步力邀教授們來合作；或是學校要給予充分資源，一次聘任含副教授和助手的團隊，才有機會吸引他們前來。

等到後期，交大接納日本教授的名聲打開了，日本教授都願將儀器搬來交大，延續他們的研究生涯。「去年來到交大的河野公俊教授，他不僅搬儀器，更從日本理化研究所每年帶 1000 萬日幣過來，供研究運用。」

積極協助台日交流，活動力驚人的增原宏

這些教授中，增原宏對台灣的貢獻最大。談起他的貢獻，李遠鵬如數家珍，語調也輕快了起來。遙想十年前，增原宏與他的一場對話，竟開啟日後如此蓬勃的台日交流，似乎連他自己也未曾想過。當時李遠鵬邀增原宏來台訪問，原是計劃要聘其學生來交大展開合作，孰料那時在日本資助增原宏的私人基金會因故要關閉。「所以我就跟他說，那你要不要乾脆來台灣，我相信他那時候也覺得不可思議。」

欲借東風的李遠鵬，左有校長吳重雨全力支持，右有教育部的充裕經費，他便積極和增原宏協談。除了給予研究開辦費，李遠鵬也承諾盡量讓增原宏維持日本制度：以「整組團隊」為單位的人力配置。「日本跟我們不一樣，他們除了教授，一定要有一個副教授、一個助理教授（助手），所以我們就維持這樣的制度給他。」從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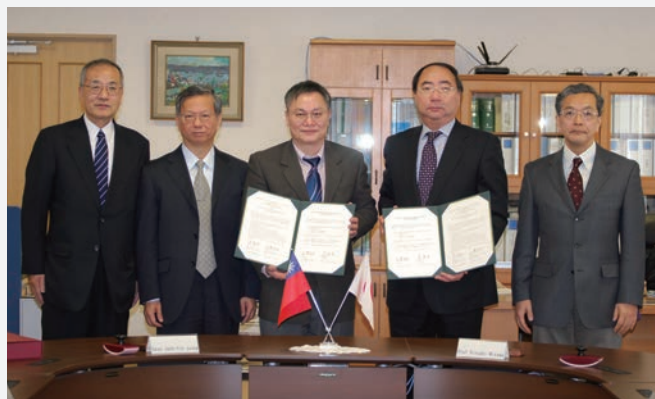
方達成共識，到應化系這邊走完程序、備妥實驗室，前後不過兩個月的時間。「結果他進來後，我相信他對臺灣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。」增原宏不單只是做自己的研究，他還積極幫助台灣的年輕科學家與日本建立關係、協助他們去日本的學會演講，甚至推薦得獎。李遠鵬提到，增原宏在日本也負責指導一個研究學者群組，裡頭大約有三、四十名年輕學者。「他就把這三、四十人都帶來台灣開會，他認為日本年輕一代也應該要認識台灣，要跟台灣年輕的科學家有往來、做朋友。」



李遠鵬與實驗室學生、日本教授們聚餐合影。（圖片來源 / 李遠鵬提供）

近年，增原宏更將他的影響力從「研究」推展到「教育」層次。他號召日本科學高中的師生前來交大理學院參觀、座談，「而且不只一個學校，是兩三個學校，人數 80 幾到上百人不等。」每年暑假他也會舉辦暑期課程，請大牌外籍教授來指導。去年起有 25 個日本學生一同過來參加，今年連澳洲的學生都會加入，讓我們的學生早早建立起國際網絡。李遠鵬讚嘆道，「他的活動力真的是不得了的，而對我們的學生來說，有這些國際的經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。」

漸漸地，在這套交流互惠模式打開知名度後，越來越多日籍教授加入行列，也越來越多日本人認識交通大學。這些國際級學者為我們注入豐沛的研究能量，同時對他們而言，能夠來台延續研究生涯，亦不失為一個好選擇。而我們的學子，已有一位因為此種交流，現已在日本擔任助理教授。



2011年理學院幸由太田信廣教授（左一）作媒，與北海道大學電子研究所所長三澤宏明簽訂合作協定。交大代表團為太田信廣教授、李遠鵬前院長（左二）以及時任院長莊振益（左三）。（圖片來源 / 李遠鵬提供）



2012年李遠鵬參加第七屆亞洲及大洋洲光化學會，受邀參加開酒儀式；2018年更榮獲「亞洲及大洋洲光化學會增原宏講座」。（圖片來源 / 李遠鵬提供）

十多年了，這條雙贏之路仍透過後繼院長們接續耕耘著，並得到歷任校長們的大力支持。李遠鵬是開路先鋒，他卻把功勞都「推」給別人。「這個也是要天時地

利人和，要有交大開放的風氣及靈活的行政才可以做成；若沒有教育部的五年 500 億，也不可能做成。我也很感謝吳重雨校長以及其後的吳妍華、張懋中校長，他們給我完全的信任及大力的支持，所以我不用事事都請示，可以放心去做。」

在研究狂熱中，用規劃平衡生活

春秋以來我們從幽默的孔先生那裡得知，做學問有「止飢、解憂、抗老化」的神奇功效。在這方面，李遠鵬恐怕更勝一籌。他曾風趣地對辦公室同仁說，每當覺得有感冒跡象時，只要進實驗室便「不藥而癒」了。「因為我喜歡研究工作啦，注意力轉移了之後，身體的一些不適就拋到腦後去了！」李遠鵬對做研究樂此不疲，他笑說即使到了現在，每週一、四仍鑽研到半夜才離開學校。「因為南大門要關了，所以我只能待到半夜，如果有選擇的話也許我會待更晚，因為跟老婆請假，兩小時也算一次，六小時也算一次。」此話驚為天人，莫非他竟會如學生一般熱血「看日出」？原來純屬俏皮的玩笑一場，他直言「倒是不會做到天亮，身體還是重要，年輕的時候我也不是會任意熬夜做事情的人。」想不到以嚴謹形象示人的李遠鵬，其實有這活潑靈轉的一面。

「我想我對時間的規劃及掌控都還不錯，他們應該很少看到我焦頭爛額、超過期限才交卷的時候。」李遠鵬在當院長時，發表的論文數也絲毫沒有減少。他表示，當事情都按部就班地照規劃走，自然能平衡工作和生活。同仁吳盈熹也回憶道，李遠鵬雖然公務、研究繁忙，仍不忘陪伴家